

诗歌文本与器物精神

——评龙克组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

□ 蒋楠

在龙克咏物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里,“花园”和“器物”存在深层关联,二者存在共生与同构关系,以多义语象、物象、意象和意境传达情绪气氛及思想活动,与诗人的心理和精神对应。诗人的情感命运、情绪气氛,始终与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织。“器物”既有物质意义上的,也有意识领域里的,每一件“器物”背后都有一片精神领地。在这组诗作中,日常的生活细节被加以关注和表现——龙克试图透过诗歌文本考察和还原日常生活的意义及价值所在。诗人把握并且揭示出物象的神态,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再现,毋宁说是反思、回想和从感情中引发的联想。

组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为读者敬献了两个象征性符号——“花园”与“器物”。诗人以词素、语法、修辞“三体元素”引入物诗——“花园”舒适安逸,是精神乐园的风韵与底蕴;“器物”典雅稳重,是精神乐园的灵魂与文脉。“花园”与“器物”有机契合,平衡了内部与外部之间、立体与空间之间的“高压”,让人从形而下的领地慢慢蜕变,轻盈地奔走。

唐代诗歌“以象喻势”的思维方式,影响了龙克诗歌的物象叙述方式,诗人以文势的缓急、快慢、松紧、强弱来推进文本的整体叙事进程,侧重于利用直观的想象阐述诗歌节奏的发展变化。“器物”在文本中起着预示情节的发展、指示人物命运、刻画物象、展现心理、连缀文本、烘托文境,甚至构建文本结构以及隐喻主题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诗人面对“器物”,经过心智的激活,理性的切入,来探析它的内涵,最终达到“物我两化”,此时已经信息解码、重构,润物无声地融入个人的情感,达到某种心灵的震撼。因此,在书写“器物”时,诗人常捕捉、提炼生活场景。他“以器入诗”,借助语言文字的间接描摹,把“器物”的轮廓、动态,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,这不仅是艺术技法的借鉴,更是内在精神的追求与交融。同时,借助诗歌文体优势,既可全景式地呈现共时状态下双重空间内“思想与器物”的交流、互动,构造冲突,强化戏剧

性,甚至渲染悲悯色彩,表达人生态度和“器物精神”。又可从“花园”的视角,描述“器物”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活动。

在组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中,龙克以日常物象为道具来完成一种“以象喻势”的叙事构造。最能体现中国“器物精神”的就是瓷器。作为器具的一种“物象”“青花罐”很早便成为叙事文本的特写,对象并承担一定的叙事功能。但在这首诗中,诗人对其进行了更为功能化、专属化的处理,通过再现“骑士”“剑柄”“青铜”“苹果”“酒杯”等若干关联性语词、行动,构造出一种特殊情态。使读者可借以窥察人物在特定时空环境和人际场域内的心理情绪。同时,这些“器物”在控制话语时长、调节叙事节奏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把遗落青花罐的翅膀捡起来
骑士的剑柄在沙场埋得太久了
我的花园堆满了器物
历史的碎片,爱情的齏粉
这是怎样生动的场景,充满
青铜上的光辉。别赤脚
走近来,穿着草鞋也行
我已经为你设计了圈套,苹果
和毒的酒杯,其实

什么也没有。寒风抽打着脊骨
唯一的玫瑰更加疯狂起来。真有一
只或几只草鞋发出光芒,从
每一根死亡的草尖。那么
道路肯定有很多条

——(《已经没有墓地,我说是这样》)
“草鞋”这一元素在这首诗中,对于叙事具有结构性的作用。“鞋”和道路以移步换影方式表现情感冲突,喜悦与恍惚,复杂饱满的心理和情绪。真正的思想者,总是在自己的道路上探索,哪怕这条路上充满荆棘,没有路标,他肯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彼岸。当然,诗人所谓“花园”,远非“家乡”“故土”“婚姻共同体”“血缘共同体”和一般意义的“栖居之地”,而是人所必须的“生存世界”与“诗性生态环境”。要通达这个目的,实属不易。

《易经》提出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为之器”的理念。如果说“器物”仅有功能属性,而没有承

载“大道”,这样的物件是肤浅的、粗鄙的。而龙克是用物载道之人。在他的个体生命世界里,“器物”,如同玫瑰和稻麦一样,是饲养精神的基本“物质”。“器物”,如同远古的神谕,与诗人的血缘刻骨铭切近。“器物”的暗示或召唤,是人类绵延不绝的原因。在网红经济盛行的流量时代,只有缪斯不愿低下她那高贵的头颅,依然伫立在摩崖上凝眸,看破石头和钢筋水泥混杂的乡村和城市,俯视一切。

“器物精神”说到底就是一种人文精神。诗人以物为吟咏对象,借助“器物”完成从工具论到本体论,助自己要抒发的感情或要阐述的事理,寄寓在某一具体的有形之物中,完全用借喻的表述形式,坚定地“从‘凄清的城堡’‘不朽的谎言’与‘黑的呻吟’里迅疾逃离,不管这种逃离是多么坎坷和困厄,坚决地回归自己心中的‘花园’,不管这‘花园’是多么虚空与遥远。

组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体现了自然物的人格化特征和生态文化意蕴。其中的“花园”更准确地说,是“原乡”,是我们精神寄寓的地方;“器物”是我们肉身的容器,是我们生存的根基。而当人类被“原乡”永远放逐,连接我们精神与身体的唯一载体便只有“疼痛”了。

当诗人带着“还乡”的夙愿而无法到达终极目的地时,他也发现了“家”的意义在缺失。于是,他试图使用“器物”来作为“代步”工具。诗人在这里所使用的“器物”,当然不仅仅是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、文化用品、祭祀用具、战争武器和鞋类器材,而是这些“器物”所衍生出来的诗歌精神,人生信仰和审美旨趣,存在于物质,又凌驾于群众之上。

从整体上看,组诗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具有“体”与“式”的中国诗学文本范型,但又具有相当的文本深度。诗人的每一行文字,都充分浸透了生命的汁液,带着莫名的“痛感”,像一股潜流,鲜活、坚韧而又恒久、绵延。

在诗歌披上“流行”的外衣到处招摇的“泛诗时代”,龙克出于对诗歌自身危机与出路的反省,摒弃风

花雪月与飘逸闲适,固执地坚守“托物寄意,物我交融”的原初意义与诗歌理想,用疼痛与悲悯、人性与道德、良知与责任,架构起沉实、内在的诗歌文本,唤起我们对“精神花园”进行命运观照。从而在结构上形成了整体情节的悬念预示性,以及局部情节的象征伏应性。这种不动声色的灵魂定力和诗学主张,已然表现在龙克的诗歌形态上,体现了他对精神世界(“花园”)与物质世界(“器物”)的认知宽度、修炼精度、思考深度与追求高度。诗人在为自己建构的诗性疆域里,没有趾高气扬,没有破坏语言质地,甚至他所使用的语言都是非常明晰的:

只是歌唱就行了。当
村庄从女人的宫殿醒来,当
荒漠和驼铃从化石中涌来,我们
感到最动听的声音,是
穿过树林的风
越过城墙的语言

——《天空啊,眼睛掩埋多少伤口》

从龙克的作品中,我们不难发现:诗人的作品呈现出精神现象原则与艺术规律的默契,从而给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。诗人尽量不为“花园”表面的娇艳与瑰玮所误导,迫使语词表面的歧义性消失,而使诗的意蕴达到最大饱和度。“器物”也就成了诗人心灵呈现的独特空间,更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对应性隐喻。

“以象喻势”已经成为龙克烛照现代汉语诗的一把“钥匙”钥匙。这把“钥匙”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超越与回归的品格。诗人的语法从演绎变成了拷问“物”的属性也从“材料”变成了本体,成为重要的情志内涵。

总而言之,一切“器物”的背后都有一片精神园地,它在方便生活的同时,更让人们得到激浊扬清、去伪存真的精神支撑和德行拔节。《我的花园堆满器物》这组诗在艺术处理下的个体潜意识表象近似于生活真实,充满了诗人的真情实感。龙克深谙“造物之道”,对个体潜意识层面的“器物”描写,在量、度、情境安排上都较为恰切、系统、完整,作品中的灵活性与秩序感交错叠陈。

在历史的长河里,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宛如璀璨的明珠,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彩。它们是民族情感凝聚的精神纽带,时间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。每一个节日背后,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动人故事。宜宾学院蒋德均教授出版的新作《传统节日里的诗词》,以传统节日与诗词相遇为契机,将中华民族主要传统节日的起源、演变、诗词、文化,以及节日习俗熔于一炉,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走进传统节日、领略诗词魅力的全新大门。

以春节为例,作者不仅追溯了春节从古代岁首祭祀,演变至今的漫长历程,还深入挖掘了诗词中所描绘的春节景象。王安石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,生动地展现了春节时热闹喜庆、万象更新的氛围;戴复古的“扫除茅舍涤尘嚣,一炷清香拜九霄”,描绘出了春节祭灶官、做卫生、放爆竹等风俗画卷,通过诗词呈现于读者眼前。读者仿佛穿越时空,置身于古代春节的欢乐场景之中,真切感受到古人对春节的重视与喜爱。

同样,在对其他传统节日的解读中,诗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将清明时节的凄清、哀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;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寄托了中秋佳节人们对亲人的思念与美好祝愿。刘禹锡的《竞渡曲》、文天祥的《端午即事》等,让我们加深了解端午节的起源和文化内涵,感受到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爱国精神的力量。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、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等,让我们感受到了重阳节所蕴含的家庭亲情和社会责任。这些经典诗词与节日文化相互交融,使得传统节日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,而是充满了诗意与情感的文化符号。

《传统节日里的诗词》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诗词和节日习俗的简单罗列,而是从多个维度,对传统节日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。作者从历史、文化、民俗等角度出发,全面展现了传统节日所蕴含的道德理念、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。

在历史维度上,作者详细梳理了各个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演变过程。例如,端午节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,有纪念屈原、伍子胥、曹娥等不同观点。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,阐述了这些说法的由来,以及端午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。从文化角度来看,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、道德规范、审美情趣。如春节的团圆和睦、清明节的慎终追远、重阳节的尊老敬老等。道德理念通过节日习俗和诗词文化,得以传承和弘扬,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民俗方面,作者对传统节日的各种习俗进行了详细介绍,并分析了这些习俗背后的文化意义。例如,中秋节赏月、吃月饼的习俗,既体现了人们对月亮的崇拜、对团圆的渴望,也反映了中国传统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观念。

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浓缩的精华,与传统节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从清明节的哀思缅怀,到端午节的爱国情思,从七夕节的浪漫传说,到中秋节的阖家团圆,从重阳节的敬老祈福,到冬至的祭天祭祖,以及腊八节、中元节、寒食节等,每一个节日都在诗词的映照下,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诗词与传统节日的深情相拥,绽放出迷人的火花。我们在欣赏诗词之美的同时,也能体会到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深厚情感。蒋德均教授在书中深入挖掘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,通过对节日起源演变的梳理,揭示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密码,所蕴含的道德理念和民族精神。

李存刚的《雪夜手稿》不仅是一本关于甘孜高原的散文集,更是一部生命的赞歌。看过它的人,一定会被它的文字深深吸引,一定会被书中的某个人某件事触动自己平时故作坚强的心灵。

于雪夜中触摸生命的真实

——读李存刚《雪夜手稿》有感

□ 杨术兵

一次开会前,坐在第一排的李存刚走上前来,递给我一本《雪夜手稿》,没有说一个字,就返回座位去了。李存刚言语不多,让人觉得有些矜持,甚至是冷傲。也许,要说的话都在书里。李存刚在自序中说“我至少有三次来到甘孜高原,身份都是骨科医生”。我其实也至少三次到过甘孜,身份都是闲荡游客。《雪夜手稿》是李存刚以医务工作者身份在甘孜高原援藏工作之余创作的随笔集,全书有四十八篇文章,是他在高原生活的真实记录,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。他用细腻的笔触,描绘出高原的壮丽山河、淳朴民风,以及那些在高原上生活的人们的坚韧与善良,更有自己对人间万物的内心禅悟,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,感受甘孜高原的独特魅力,感知李存刚斑斓的灵魂。

书中对甘孜高原自然景观的描写,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阔的天地之间。在《折多山记》中,他写道:“折多山的风,像刀子一样锋利,刮过脸颊,

生疼生疼的。站在山顶,极目远眺,连绵起伏的山峦被白雪覆盖,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”寥寥数语,便将折多山的险峻与壮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在《风中的毛巾和雪山》里,他又以独特的视角,描绘了雪山下一条随风飘动的毛巾,“那毛巾在风中肆意飞舞,与远处的雪山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奇特而又和谐的画面。”这看似平凡的一幕,在他的笔下却充满了诗意,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。

在书中,李存刚对人物的刻画也十分生动,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。哨卡的守卡人,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守岗位,默默奉献;彝族老阿妈,热情好客,用温暖的笑容和朴实的话语,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在《夜色,石峰和氧气罐》中,他讲述了自己与一位藏族老人的故事。老人在高海拔的环境中,身体十分虚弱,但依然乐观坚强地面对生活。通过与老人的交流,李存刚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,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

的顽强与可贵。这些人物的故事,让我看到了人性的美好,也让我对高原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更让我惊喜地是在这个短篇里,居然看到了作为李存刚同事同去援藏的我亲表妹的身影。

除了这些,李存刚在书中还表达了自己对生命以及自然的深刻思考。在《看见春天》中,他透过自然的变化,反思生活的意义:“春天来了,万物复苏,大地一片生机勃勃。看着眼前的景象,我不禁思考,我们的生命不也应该像这春天一样,充满希望,积极向上吗?”他的思考,引发了我对对自己生活的反思,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一切。

李存刚用笔素淡,看似随意,却别有深意。文字简洁生动,极少华丽辞藻堆砌,却能直击人心,引人深思。他用平实的语言,讲述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,看似与朋友闲聊,却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共鸣。他的叙事方式别具一格,时而回忆,时而展望,情景交融,让读

者仿佛置身于他的思绪,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。

读完《雪夜手稿》,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。李存刚的文字,撕扯了我三进甘孜高原获得的浅薄认知。在他的文章里,我不仅重构了高原的美丽与神秘,更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,尤其是借助他的思绪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敬畏。李存刚用他的文字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甘孜高原的窗户,让我们得以窥见那片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这样一本充满真情实感的书,显得尤为珍贵。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一些杂乱的匆忙脚步,在片刻宁静中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、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。

李存刚的《雪夜手稿》不仅是一本关于甘孜高原的散文集,更是一部生命的赞歌。看过它的人,一定会被它的文字深深吸引,一定会被书中的某个人某件事触动自己平时故作坚强的心灵。

时光褶皱里的诗意栖居

——评蒋德均《传统节日里的诗词》

□ 陈海龙

蒋德均教授作为现当代诗歌的实践者和探索者,他在解读传统节日诗词时,也融入了当代的视角和思考。他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解读方式,而是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出发,对传统节日诗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解读。作者通过对传统节日诗词的分析,探讨了传统节日与现代社会的关系。他认为,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基因谱和身份认同,是宝贵的文化遗产,应该继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,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同时,他也指出,传统节日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,与现代社会的文化、科技相结合,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,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。在保持传统节日核心文化内涵的基础上,可以对节日习俗进行适当的创新和发展,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、审美需求。例如,利用现代科技手段,开展线上节日活动,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传统节日中来;将传统节日文化和旅游、文创等产业相结合,开发具有特色的节日文化产品,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和发展。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、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,传播传统节日文化,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传统节日活动;我们还可以将传统节日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结合,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节日文化产品,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。

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传统节日文化的学术著作,也是一部充满诗意和美感的文学作品。作者以优美的文字、细腻的情感,将传统节日诗词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,是诗词之美与文化传承的一次很好的融合。在对诗词的解读中,作者从诗词的意境、情感表达、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解读,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词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。例如,在解读王安石的《元日》时,作者不仅介绍了春节的起源和习俗,还对诗词中所运用的象征手法、对仗工整等特点进行了分析,让读者感受到了诗词的艺术魅力。

《传统节日里的诗词》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著作。阅读中,我们仿佛穿越时空,与古人一同感受传统节日的喜怒哀乐,领略诗词的无穷魅力。我们也从现代的视角出发,探讨如何让传统节日,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。我们在时光的褶皱里,与诗词相伴,与传统节日相拥,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。在诗韵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,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,让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,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《传统节日里的诗词》,蒋德均著,上海交通大学,2025年3月)